

芥子園



第一輯

南京广电书画院编

书画·昆曲·园林·精神·传承·梦想

芥子园在什么地方

叶兆言的疑问

南京芥子园

清代最具争议文人的精神家园

杭州芝园

清代最具争议商人的挥霍乐土

绘画在民间

大匠的殊途与同归

林散之

尤无曲

吴藕汀

刘知白



南京出版社

芥子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芥子园艺谭. 第一辑/南京广电书画院编.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80718-429-4

I. 芥… II. 南… III. 艺术—研究—中国 IV. J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58301号

策 划: 南京广电书画院、南京金色彼岸广告有限公司

编 辑: 《芥子园艺谭》编辑部

地 址: 中国江苏省南京市长江路188号德基大厦8楼D座《芥子园艺谭编辑部》

邮 编: 210018

艺术顾问: (排名不分先后)

俞律、喻继高、尉天池、萧平、言恭达、宋玉麟、李海荣、叶兆言、李小山、吴为山

总 编: 许宏泉

主 编: 戴乔奇、吴厚刚

编 委: 颜光华、苏南、阎明罡、卫江梅

书 名: 芥子园艺谭(第一辑)

作 者: 南京广电书画院

出版发行: 南京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成贤街43号3号楼

邮编: 210018

网址: <http://www.njpbs.com/> www.njpbs.net

联系电话: 025-83283871(营销) 025-83283883(编务)

电子信箱: webmaster@njpbs.com

责任编辑: 吴新婷

装帧设计: 袁长新、夏志军

印 刷: 江苏恒飞彩色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8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08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18-429-4

定 价: 36.80元

【目 录】CONTENTS

[开篇的话]	芥子园在什么地方	叶兆言 / 01
[闲情偶记]	芥子园外话李渔	薛 冰 / 02
	昆曲从芥子园开始走向大众	青 花 / 08
	李渔的芥子园和《芥子园外传》	张尔宾 / 12
	难觅“芥子园”	苏 南 / 16
[金陵忆旧]	梅增亮	昉 溪 / 26
	《林散之》讹误举隅	邵 川 / 34
[经典企划]	绘画在民间	菖 见 / 46
	尤无曲“笔墨水融”论之创建与创作	马鸿增 / 50
	我所知道的吴藕汀先生	范笑我 / 72
	倪建林访谈刘知白	王 卉 / 82
	绘事杂谈	刘知白 / 90
[艺苑博客]	李小山谈争论不休的中国画问题	李小山 / 96
	收摊的话	陈丹青 / 98
[民间秘藏]	偶遇章士钊	邓 蔚 / 100
	章士钊 郭沫若 高二适 书坛往事	芥 子 / 108
[往事如烟]	胡雪岩故居散记	甄 灵 / 112
[金陵新锐]	赵秦画中的南京	赵 秦 / 120

芥子园在什么地方

◎文 / 叶兆言

浙江朋友来南京玩，狡黠地问芥子园在什么地方，我立刻犯糊涂，一时真答不出来。他早料到结局，笑着说在兰溪，我连声嚷嚷不可能，芥子园在南京，众所周知，差不多文化人都晓得，怎么会跑到浙江去。

朋友为家乡辩护，说李渔是浙江老乡，籍贯是兰溪。我听着不乐意，说李渔在江苏长大，一口苏北话，与浙江的关系，也就剩下一个籍贯。这话有点较真和赌气，李渔叶落归根，毕竟死在杭州。胡搅蛮缠地抢夺历史文化名流，不仅有失风度，而且十分俗气。但是就算李渔浙江人，人是活的，园子是死的，芥子园明明建在南京，怎么可以把它移到浙江兰溪。

朋友说，上网一搜索，就知道它在哪了。他拿出笔记本电脑，无线上网查寻，果然跳出许多崭新的图片。我看了不以为然，原来是个货真价实的假货。朋友说知道它假，问题是真的在哪，又有谁能拿出一个真货。芥子园早没了，它曾经辉煌一时，大出风头，然后无影无踪。人去园废，沦为菜地，盖起了房子，旧房没了，又盖起新高楼。今天，专家或许能告诉你大致什么地方，譬如南京城的西南处，譬如秦淮河边，说白了，也就是给人一点历史信息和文化破烂。

李渔搁历史上，是个可有可无的人。不喜欢的，觉得他旁门左道，聪明过于学问，立身不谨，甚至有些下流。喜欢的，认为他非常了不起，多才多艺，戏曲和小说都玩得不错。他的喜剧，与同时代的莫里哀可以一拼。代表作《闲情偶记》，后来的很多文化人极力推崇。他在南京的别墅芥子园，被誉为园林艺术的经典，而在这编辑出版的《芥子园画谱》，成了中国画的教科书。

文化正在变得越来越时髦，李渔的行情也越来越看好。重建芥子园，成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梦想。浙江人捷足先登，南京方面也在喋喋不休，为选址暗暗较劲。园址应该在什么地方，公说公理，婆说婆理，个个理直气壮。我们总是习惯再造历史，政协委员毅然请命，政府官员慷慨立项，劳民伤财在所不辞。为此，我的观点很简单，真迹既然不存在，假的赝品建哪都多余。

不妨把芥子园建在内心深处，人的脑袋只有椰子那么大，却能装下万卷诗书。如果我们的心里有，现实世界是否重建一个芥子园，已根本不重要。如果没有，再造十个八个也白搭。重建芥子园，完全可以成为虚拟的事实，按照这个思路，尽可能地出版李渔原著，多写一些与他有关的文字，充分发表不同观点，编丛书或出版物，在网络上建立一个专门的网站，让物质的芥子园变成精神的文化家园，少花钱，多办事，何乐不为。

2008年7月4日 南京河西

芥子园外话李渔

◎文 / 薛冰

李渔(1610—1680)，原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又号湖上笠翁。浙江兰溪人。著有白话小说《无声戏》、《十二楼》，戏剧《怜香伴》、《玉搔头》、《蜃中楼》、《风筝误》、《意中缘》、《奈何天》、《比目鱼》、《凰求凤》、《巧团圆》、《慎鸾交》，合称《李笠翁十种曲》。康熙元年(1662)移家南京，名所居为芥子园。重要著作除小说与戏剧外，辑诗文、史论与《闲情偶寄》为《一家言》16卷。近人将《闲情偶寄》中《词曲部》与《演习部》编为《李笠翁曲话》，成为我国关于古典戏剧创作与导演之第一部专著。李渔才华出众，博学多能，园林建筑造詣亦甚高。其他如器具、服饰、饮食诸制度皆悉出新意，不落前人窠臼，人见之莫不喜悦，故倾动一时，有才子之誉。

李渔算是我的大同乡，祖籍浙江兰溪。他50岁左右从杭州迁来南京，客居达20年之久。这或许是我当初会对他发生兴趣的原因之一。

他早年即享文名，有“神童”之誉，然而科场并不顺利。清初遂举家迁杭州，以刊印销售自己的作品为生。他的拟话本小说集《无声戏》、《十二楼》，论者或以高于冯梦龙、凌濛初所纂辑的“三言二拍”；传奇作品《风筝误》、《怜香伴》、《奈何天》等脍炙人口，被吴梅先生推许为有清一代第一人。

所以他的著作颇受市场欢迎，甚至常被书商盗版所困扰。南京地处南北东西交通枢纽，在当时又是重要的图书集散中心，对于李渔的出版经销活动和追究盗版当然都更为便利。客居南京期间，他不但继续进行传奇作品的创作，而且写出了他美学思想与人生经验结晶的《闲情偶寄》。他营建的芥子园书肆，不仅刊印他自己的著作，而且精刻精印《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等名著，凡芥子园刻本书籍现在全部被列入善本书目，可见其在中国出版史上的地位不容低估。芥子园自制的笺筒极雅致，而《芥子园画传》更被俞剑华先生在《中国绘画史》中誉为“吾国空前绝后之画学教科书”。此外还有一部被人聚讼至今的《肉蒲团》。这本书故弄玄虚地题着“情痴反正道人编次”、“情死还魂社友批评”，康熙年间的刘廷玑在《在园杂志》中却认定其为李渔的作品；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说：“《肉蒲团》意想颇似李渔。”研究中国近代小说史的孙楷第先生以为刘廷玑的生活年代距李渔甚近，“所言当属可靠，虽只此一证，可为定讞也”，竟破了学术



研究中“孤证不足为凭”的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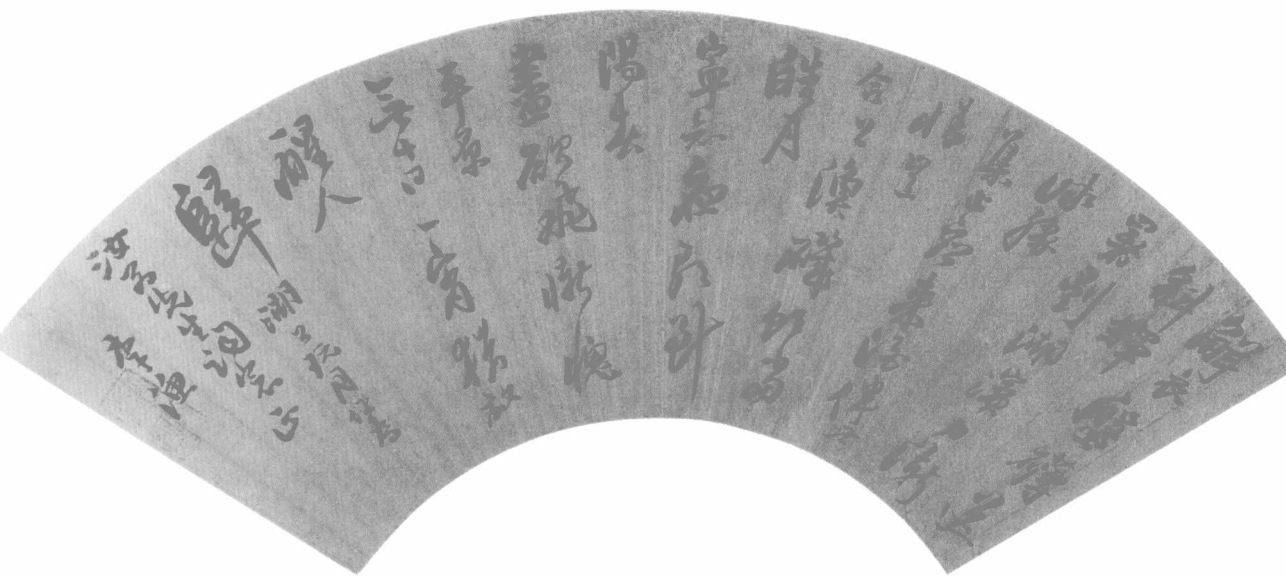
芥子园是李渔在南京所建的私家园林，园名取“须弥芥子”之意。以小见大、以小喻大最是造园精义。李渔曾在北京为贾胶侯规划过“半亩园”，同时代的龚贤也在南京清凉山下造“半亩园”。李笠翁对他的园林艺术极自负，曾对人说他“生平有两绝技”，“一则辨审音乐，一则置造园亭……因地制宜，不拘成见，一榱一桷，必全出自己裁，使经其地入其室者，如读湖上笠翁之书，虽乏高才，颇饶别致”。在《闲情偶寄》的《居室部》中，他不厌其烦地举出芥子园中实例以证明他独到的园林美学精髓。这倒不是“老王卖瓜”。李渔生性巧慧，胸有丘壑，而且周游全国时，留心考察过各地的名园建筑，积累了满肚子的泉石经纶；他又注重实践，亲手营建过数处园林，而金陵芥子园是他一生中居住最久的地方，也是他从事艺术活动的主要场所。李笠翁的朋友、也是戏曲家的尤侗曾说：“入芥子园者，见所未见；读《闲情偶寄》者，闻所未闻。”现代造园大师童隽也说“李笠翁为真通其技之人”。当然童隽并没有能亲见芥子园的风貌。连芥子园究竟是什么时候湮没的，也未见有谁说得清楚。人们只能根据李渔为芥子园撰写的那幅门联：“孙楚楼边觞月地，孝侯台畔读书人。”推测芥子园的所在地，应当在南京城南周处台附近。南京的文化人有时真也很可骇怪，对于与他的老师一起投降敌国做贰臣的周

处，他们仍盛赞其“读书精神”，为他保存下这么一座读书台，而对于仅仅“立身不谨”的李渔如此苛求；对于同样“立身不谨”的秦淮八艳的面首们倾注极大热情，也并不妨碍他们毫不在意地冷落李渔。这种文化现象，或许也该引起探究南京文化以至中国文化者的兴趣吧？

当时人对于李渔的聪明多艺非不赏识，恰恰相反，貌似公允的评价是说他“聪明过于学问”，所以才会在喧嚣纷扰的市场经济大潮中“立身不谨”，弄得声名狼藉。到最近半个世纪，李渔更因曾与袁枚一块被鲁迅先生判作“帮闲文人”，而被某些拉大旗作虎皮者践踏得抬不起头。

平心而论，到了李渔这个份上，还被人说成学问与聪明不成比例，可以肯定问题不是出在学问的缺少或聪明的富余，而是在其他什么地方有些不对头。

定居南京阶段，当是李渔戏剧活动的鼎盛时期。他不仅又写出了《比目鱼》、《凤求凰》、《慎鸾交》、《巧团圆》等新传奇作品，刻印发卖，而且亲自带领着一个戏班子到处演出。尤西堂说他“携女乐一部，自度梨园法曲，红弦翠袖，烛影参差，望者以为神仙中人”，“南里北曲中，无不知李十郎者”，可见影响之大。李渔对昆曲的发展，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按今天的说法，他可以当之无愧地被冠以戏曲家、戏曲理论家、戏曲活动家诸头衔，若再开放些，不妨再



李渔作品

加上一个戏曲改革家。李渔的剧作，传世的有《笠翁十种曲》，也有人以为当多至15或16种的，都能风行一时，久演不衰，不是没有缘故的。清人说他“能吐人不能吐之句，用人不敢用之字，摹人欲摹而摹不出之情，绘人欲绘而绘不工之态状，且结想搞词，段段出人意表，又语语在人意中”，确非虚誉。

李渔的文化活动以戏曲为最著名，他大约可以算作中国第一位专写喜剧的剧作家。但他也因戏曲而倒霉，因为他并非“为艺术而艺术”乃至“为艺术而生活”的艺术家，而是藉此为谋生手段，最多只能算是“为生活而艺术”。说来也难怪，他的戏曲小说和其他著作虽然受人欢迎，但只能自己不惜工本精刻精印了来卖，一版又只能印上几百部，收入毕竟有限。所以李渔只好发挥自己通晓音律的特长，组织剧团，自编自导，训练有素，再带到新贵阔佬府上演出，打他们的抽丰——这当然态度要好，少不得低三下四；脸皮还要厚，少不得奴颜卑膝。因此颇为当时的正人君子看不起。衣食丰足的正派文人切齿痛恨他的不能安贫自守，“游荡江湖，人以俳優目之”，甚至破口大骂：“李生渔者，性齷齪善逢迎，常挟山妓三四人，遇贵游子弟便令隔帘度曲，或使之拜觞行酒，并纵谈房中术，诱赚重价。其道甚秽，真士林所不齿者！”以至后世的研究者踪迹李渔，也还像在茫茫的半融雪地中跋涉，说不准哪一步就会踏入水坑泥潭，溅得你满身污秽。其实说穿了，古往今来，知识分子有几个能不“逢迎”当朝权贵，只不过“逢迎”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总得依附于统治阶级，所以他们只配享有“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自由，而决没有“良禽择木而栖”的自由。过

分苛求李渔，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近十几年来，李渔大有时来运转之势。一家出版社选印了李渔的几个喜剧，并且做了大块文章捧他：“正因为李笠翁充分了解到喜剧的社会价值，所以才以毕生精力从事喜剧创作，在剧坛中独树一帜”；甚至是“自觉地以喜剧为手段，来实现文艺劝惩教化的社会功能”。这就未免太抬举李渔了。其实李渔自己说得很清楚，“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杖头歌一阙。何事将钱买哭声，反令变喜为呜咽。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他创作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达官贵人们看得高兴，好讨几文钱使；倘若弄得哭哭啼啼凄凄惨惨戚戚，谁又会欢迎他呢？今日大受市民欢迎的“琼瑶剧”，不仍然都有一个令人心满意足的大团圆结局？而且已有“先进”理论家一反悲剧高尚的旧调，高唱起“喜剧高于悲剧”的新腔。因为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喜剧休闲娱乐的开发价值远高于悲剧的教化价值，文艺理论只有附着于喜剧才有可能继续分得一杯半杯残羹。回过头来看李渔生活的年代，岂不也正是市场经济抬头繁荣的时代？在这一点上，李渔诚可谓文化人中的先知先觉者。

既做喜剧，就难免要出什么人的洋相。李渔最担心的，便是看戏的新贵阔佬们“对号入座”，故而处处打预防针：“文中科诨处，不过借笔成趣，观者勿疑其有所指刺也！”并且洋洋洒洒地做了一篇

四六骈文《曲部誓词》：“是用沥血鸣神，剖心告世：稍有一辜所指，甘为三世之奴。即漏显诛，难逃阴罚！”拿来世和阴间的大报应作抵押，其诚恳程度，远过于当今某些长篇小说和电视连续剧前煞有介事标出的“本故事纯属虚构”云云的挡箭牌。想来当其时的观众，一定是可以心安理得地忍受他的嬉笑怒骂的了。我不知道李渔自己信不信这一套，因为不久就有人直指他移居南京前后所写的《奈何天》中的主人公“阙里侯”，系影射当朝衍圣公，“扮演丑恶，备极不堪”，且借诽谤以行勒索。

《奈何天》所写这位财主阙素封，字里侯，“疤面、糟鼻、驼背、跷足”，“诸丑俱备，三臭毕集”，人送混名“阙不全”，又为他做了篇“十不全”的像赞，“通国相传，以为笑柄”。然而当不得他“富也富到极处”，“只怕你没银子用的时节，全不阙的相公，又要来寻我这阙不全的财主”！大约李渔这位总是闹穷的才子，去打抽丰时受过他的奚落，才如此入骨地写出了他出来。这位“阙不全”的财主仗着有钱，接连骗娶了三位绝色佳人到家，而三位绝色佳人难以承受这份恩爱，一个个义无反顾地逃进静室参禅。写到这里全剧才得一半。妙就妙在李渔却单将这上半部刻印了发卖，于是一时间举世哄传。人所共知，阙里是孔子故里，“阙里侯”自非孔氏莫属。衍圣公大人面子上实在不好过，只好托人找李渔求情，宁愿大把的银子送去给

他使用。李渔既得了钱，果然大显神通，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为“阙不全”的财主效劳。于是在戏的下半部里，李渔便笔锋一转，写那位阙财主因为管家代他广积阴德，纳饷输边，不但被朝廷封为“尚义君”，而且感动天帝，特派了“变形使者”下凡，替他改造容貌，脱胎换骨，于是合家欢喜。这当真是“有钱使得神推磨”了。此种影射故事，大约也只有在中国这种法制不健全的水平线上，才能演成喜剧。倘在西方，李渔少不得因了“诽谤罪”去吃官司，只怕人家的腰包掏不成，自己还得掏腰包。不过换句话说，若是法制完全消灭，李渔也不至于敢玩这种花样。远的不说了，试想十年浩劫中，“影射”这顶帽子何其沉重乃尔！什么人如果沾上了影射当朝“衍圣公”这等人物的嫌疑，只怕立马“罪该万死，死有余辜”了。

对于李渔的这些花样该作何种评价，自有专家学者去费心。笔者在这里只想揣测一下，李渔和袁枚这两位“真正的帮闲”，何以都选择南京作为他们的安身立命之处。

一方面，南京虽然也大言不惭地号称“人文荟萃之地”，可南京人中难得出大文化人，从郭璞、刘勰、萧统到李煜，从王安石、叶梦得到焦竑、周亮工、黄虞稷，以及晚于李渔的吴敬梓、袁枚、曹雪芹、钱大昕、魏源、方苞、杨文会、缪荃孙、吴梅、柳诒徵、朱希祖、汪辟疆，都不是南京籍。这在全国各大历史文化



名城中，也要算一个值得关注的特例。或许正是由于南京籍的文化人不成气候，使外地文化人易于进入这个文化环境；而先进入者的“门户开放”宗旨，又吸引了更多的后来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南京的文化繁荣，正得益于这种无可奈何的兼收并蓄。

换一个角度看，活跃于南京的文化人，又多数是属于“帮闲”类的文化人。这在明、清两代尤为明显。“帮忙”的文化人，多已去了天子脚下的北京，留在南京或专程前来投奔南京的，不是无意“帮忙”的，就是人家不想要他“帮忙”的。中国的文化人受了孔老夫子的教化，都不能像“瓠瓜”一样“系而不食”，就是打出“隐士”的旗号来，说白了也还是想藉此扬名，走一走“曲线帮闲”的道路。既然世上有着南京这样能容文化人以“帮闲”安身立命的地方，他们怎么会不趋之若鹜呢！

李渔是一生笔耕不止，创作、编辑的书“车载斗量”，给人们留下了文学、戏剧、园林、音乐、绘画、历史、美容、教育、饮馔、颐养等方面五百多万字的著作，此外，还有评批、阅改、写定的小说、传奇多种。

李渔著作目录一览：

诗文杂著总集《笠翁一家言》（包括《笠翁文集》、《笠翁别集》、《笠翁诗集》、《耐歌词》）；

杂著《闲情偶寄》（包括词曲、演习等八部）；

笠翁传奇十种：包括《怜香伴》、《风筝误》、《蜃中楼》、《意中缘》、《凰求凤》、《奈何天》、《比目鱼》、《玉搔头》、《巧团圆》、《慎鸾交》等十部；

笠翁阅定传奇八种：包括《富贵仙》、《满床笏》、《小江东》、《中庸解》、《雁翎甲》、《小菜子》、《合欢锤》、《双错锦》等八部；

拟话本小说集《无声戏》和《连城璧》；

拟话本小说集《十二楼》；

长篇小说《合锦回文传》十六卷；

长篇小说《肉蒲团》六卷；

《古今史略》十二卷；

《千古奇闻》十二卷；

《资治新书》（初、二集）三十四卷；

《李笠翁批阅三国志（演义）》；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李渔评鉴传奇二种：《秦楼月》、《香草吟》；

韵书三种：《笠翁诗韵》、《笠翁词韵》、《笠翁对韵》；

杂著：《春在堂画学浅说》、《芥子园图章会纂》等。

昆曲： 从芥子园开始走向大众

◎文 / 青花



芥子园内的李渔铜像

600年昆曲，由上下两个三百年组成。在李渔之前，昆曲是阳春白雪，在李渔之后，昆曲是大俗大雅。

——王斌

江苏省昆剧院的王斌副院长是昆曲《风筝误》的导演。这出戏是中国传统十大喜剧之一，也是李渔的代表作之一。王斌说，李渔的作品是昆曲的重要历史符号。李渔一生创作并排演了十部昆曲剧本。在李渔之前，昆曲是阳春白雪，在李渔之后，昆曲是大俗大雅。

《风筝误》的故事是这样的：在家颐养天年的戚补臣养有二子，分别是自己的儿子戚友先和已逝的同盟好友的儿子韩琦仲。戚补臣对二人一视同仁，7岁时开始一同读书，如今二人皆已20出头，但是戚友先长成了一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而韩琦仲长成了一个饱学多识的少年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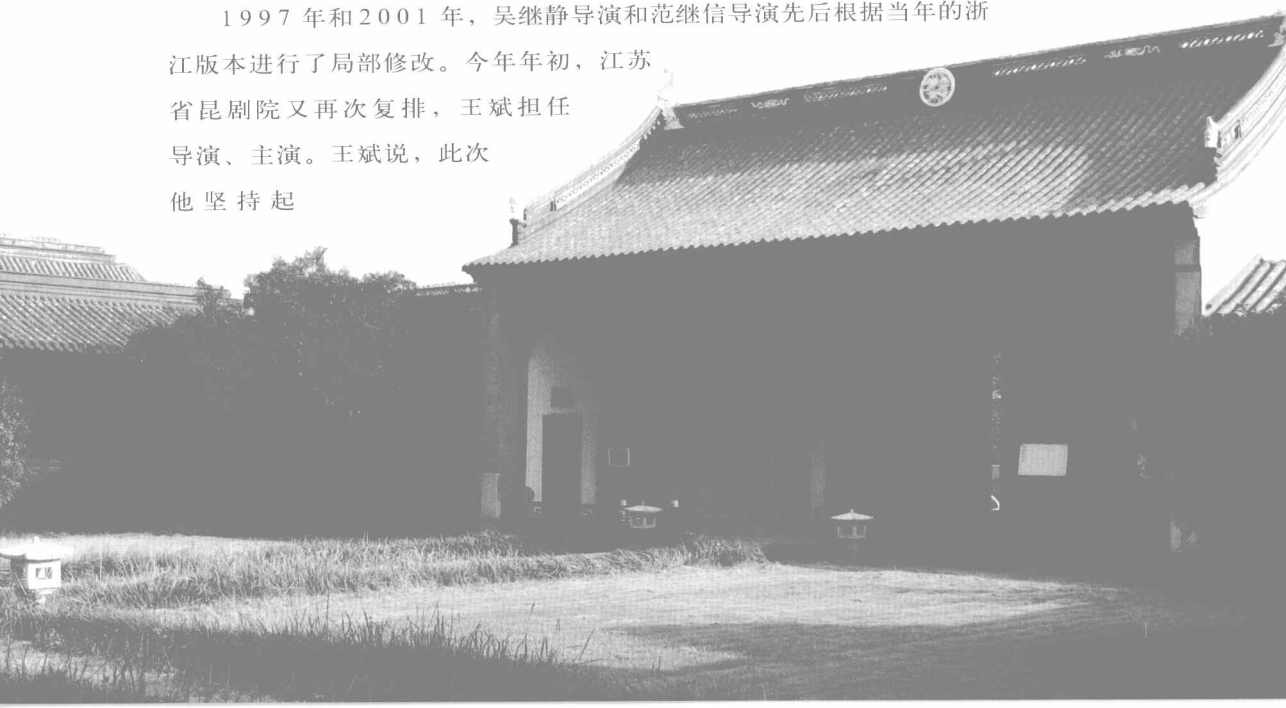


《风筝误》剧照

戚补臣的邻居是官拜西川招讨史的詹列侯，詹列侯的正室夫人早逝，二夫人和三夫人分别养有两个女儿爱娟和淑娟。大女儿爱娟其丑无比，大字不识一个，二女儿淑娟貌若天仙，才情兼备。贪玩的戚友先把一个有着韩琦仲题诗的风筝掉进了淑娟的家，淑娟和上了深闺寂寞的诗句，却落到了韩琦仲手上。韩琦仲心念佳人，急于见面，放了写着约会信息的风筝给詹家，不想倒让更加寂寞难奈的爱娟拿到，并且将错就错，欲先成事后成婚，于是上演了一场因风筝引起的婚姻喜剧。最终以才子配佳人的大团圆方式结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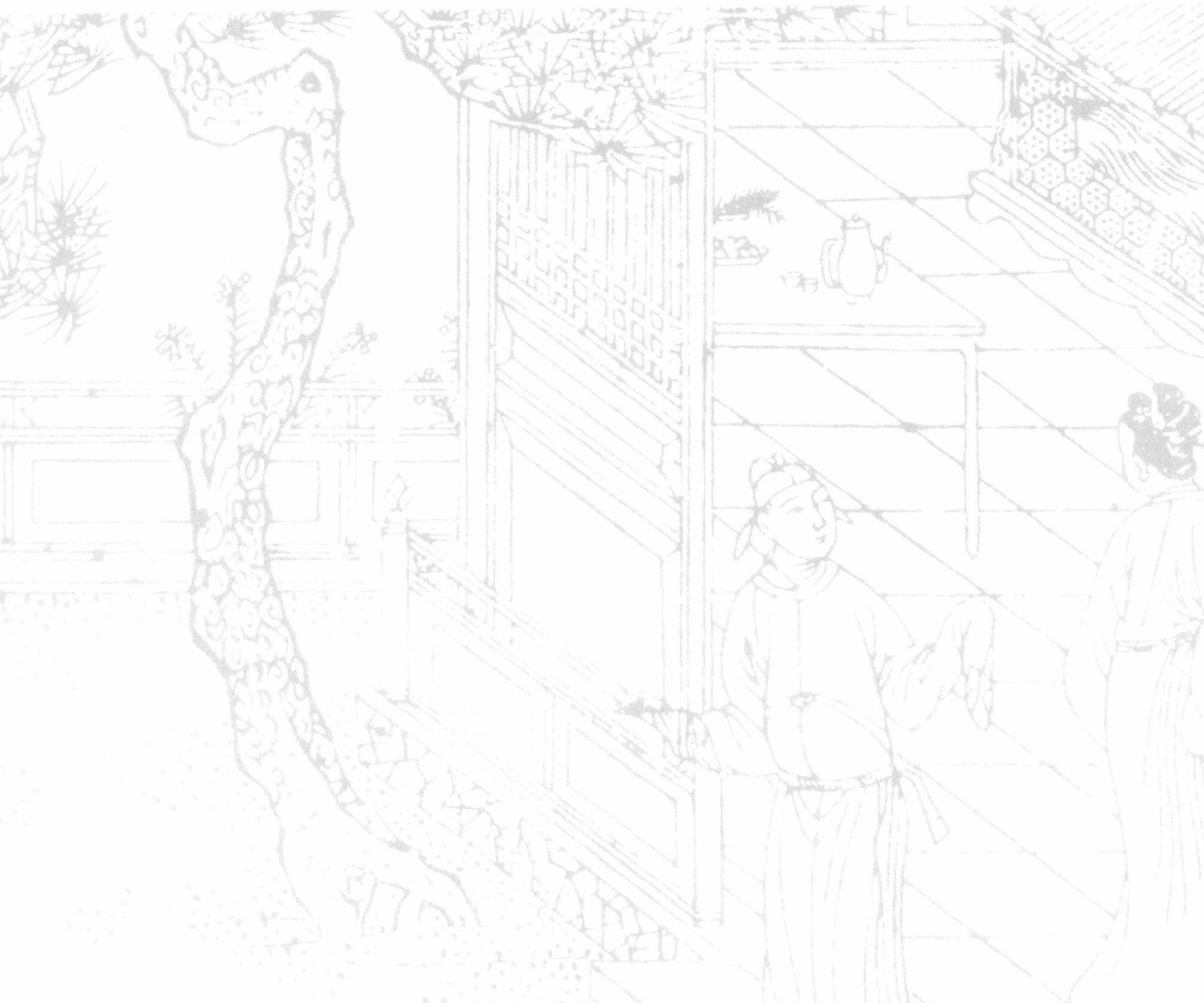
王斌说，李渔的喜剧写得十分有趣，两位相貌、才学、性格相差千里的姐妹，用不同的方式追求心目中的爱情，都是十分的执著、开放、大胆，和一般传统戏剧中描写的年轻女子对爱情的含蓄有很大的差别。如果要按照李渔的本子演，整出的《风筝误》得演十几天。上世纪50年代，也就是昆曲最低迷的时期之一，当时的国风苏昆剧社（现浙江昆剧团）在周传瑛的带领下改编并排演大约3小时的版本《风筝误》，取得非常好的反响。之后，全国各地昆剧院团的继字辈传人纷纷搬演此戏，一时间兴起一阵热潮。

1997年和2001年，吴继静导演和范继信导演先后根据当年的浙江版本进行了局部修改。今年年初，江苏省昆剧院又再次复排，王斌担任导演、主演。王斌说，此次他坚持起





《风筝误》剧照



用女演员演女丑，主要考虑到如果用过去传统的丑行去演，演出来的丑会很夸张，结果可能会恶俗。而女演员演会更真实，既有个性张扬，又有女儿情态，同时他还增加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结果十几场演下来，几乎场场爆满，大受欢迎。

《风箏误》分上下两部，每部大约一个半小时，分两个晚上演出。一位看完上部的观众说，“一个雅字无法描绘昆剧的美和内涵，像期待春天一样期待欣赏下部。”

王斌说，仅从介入戏剧的方式看李渔，发现他真是一个很有经营头脑、懂得商业运作的高手。李渔以一部色情小说《肉蒲团》打开市场，自己印刷售卖，由于太热销导致一时间盗版猖獗，他曾经亲自前往苏州、杭州一带，请求官府打假、打击盗版。在色情小说带来丰厚的金钱之后，李渔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戏剧创作。而他的创作既兼顾到当时社会环境，又以轻松的方式对一些严重束缚人性的理教幽默了一把。虽然在其生前身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主流评论对他的作品和研究不够公正，但是正是这些在金陵芥子园写就并排演的作品，将昆曲引向了雅俗共赏的新时代。

李渔的芥子园和《芥子园画传》

◎文 / 张尔宾



张尔宾 江苏睢宁人，著名书画艺术家。1944年生于南京，现任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研究员，江苏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南京十竹斋艺术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南京昆曲社艺术顾问、南京山水化研究会副会长，南京书画院研究员，南京博物院特聘画师，南京市第十、十一、十二届人大代表，江苏省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

康熙年间的大名士、出色的文学艺术家李渔的许多著作如：《无声戏》、《十二楼》、《一家言》、《风箏误》、《笠翁传奇》、《闲情偶记》、《芥子园画传》等都是在著名的芥子园中编辑、刻印出版的，可以说他在金陵芥子园度过了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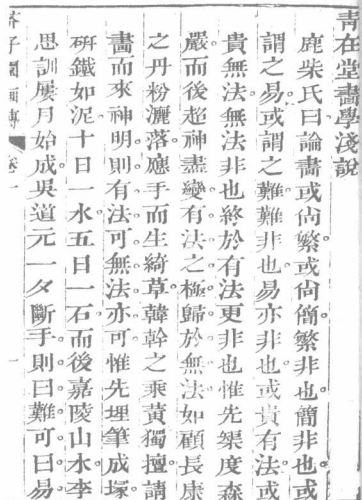
芥子园是李渔的私家花园别墅，据《全集》卷四《芥子园杂联》序云：“此予金陵别业也，址止一丘，故名芥子，状其微也，往来诸公，见其稍具丘壑，谓

取‘芥子须纳弥’之义。”

据《李渔全集·移家金陵考》一文中记载“康熙七年戊申，李渔游西秦回到金陵后着手营建芥子园，方文《李笠翁斋头同王左车雨宿》诗云：“故人新买宅，忽漫改为园，叠石岩当户，看山楼在门，客来尘事少，雨过瀑声喧，今夜哪能别，连床共笑言”（《畚山续集》，卷三）。诗中所言“园”即“芥子园”。

芥子园“浮白轩”后有小山一座，高不逾丈，宽止及寻，而其中则有“丹崖碧水，茂林修竹，鸣禽响瀑，茅屋板桥”（《闲情偶记·居室部》）题一联云：“雨观瀑布晴观月，朝听鸣禽夜听歌。”（《全集》卷四）与方文“雨过瀑声喧”诗意正合。李渔又题及自己曾设“便面窗”于楼头，“以窥钟山气色”。《闲情偶记·居室部》也正与方文“看山楼在门”诗意正合。

芥子园于康熙八年初夏建成，碑文额“芥子园”三字为龚鼎孳所书；有周亮工赠手卷额“天半朱霞”；有何采赠册页联“一房山”曰“看待诗人无别物，半潭秋水一房山”。包璿赠蕉叶联曰：“般般制作皆奇，岂止文章惊海内；处处迎逢不绝，非徒车马驻江干。”程邃赠虚白匾“浮白轩”，方享咸赠石光匾“栖云谷”，延初赠秋叶匾“来山阁”。以上所及园中诸构外尚有“月榭”，联曰“有月



芥子园画传初集五（清）李渔编

即登台，无论春秋冬夏；是风皆入座，不分南北东西。”“歌台”联曰：“休索俗事催双鬓，且制新歌付雪儿。”“署门”联曰：“孙楚楼边觞月地，孝侯台畔读书人。”

李渔在金陵芥子园中结交了不少社会名流和文坛学士。如号称“江左三大家”的吴伟业、钱谦益、龚鼎孳；号称“海内八大家”的王士禛、施闰章、宋荔裳，以及周亮工、严灏亭、尤侗、杜璿、余怀、徐钊、纪伯紫及画家王概等。

王概是编辑出版《芥子园画传》的主要人物。王概字安节、左车长子，方文之婿。学画于龚贤，水石人物花卉翎毛之属，下笔辄有味外之味，又精篆刻，能诗文，乃李渔“小友”，为李渔诗文《偶

记》作评，渔亦为画册题诗，一老一少，实气味相投。王概好结交，时人称之“天下热客”。《芥子园画传》更是二人合作之结晶。

《芥子园画传》是继明末《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之后在中国美术史上又一部流传更广、影响更大、群众更为喜爱的画谱，自出版至今已有280多年，是中国画家大多熟悉、了解和学习过的范本。可以说，其后绝大多数名家大师皆出其门。

《芥子园画传》初集刊于康熙十八年（1679），是李渔的女婿沈因伯请王概根据明代画家李流芳的课徒画稿原本增辑而成。李氏原本仅43页，王概历时三载增到133页。初集成后，沈氏持书给正在吴山养病的李渔看，李渔看后大悦，认为“是不可磨灭的奇书”，如不公之于世，便是“天地间一大缺陷”，因而带病为初集作了序言，便急命付梓。画谱镌刻于金陵芥子园，因称《芥子园画传》。

画传第二集刊于康熙四十年（1701）与第一集相距22年，时李渔已逝世，芥子园也三易其主，由于一集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争相购书，沈因伯再次催请王概及二兄弟王耆、王臬“重理旧绪”，“经营摹写”，当时王概已“鬓白齿落”了，王氏兄弟三人不辞劳苦，化了更大的精力，三集也于康熙四十年（1701）出版。

四集则刻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